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二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5冊

宋代私家藏書史

潘美月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宋代私家藏書史／潘美月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〔民 100〕

目 4+190 面：19×26 公分

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二編：第 5 冊）

ISBN：978-986-254-398-6（精裝）

1. 私家藏書 2. 宋代

030.8

100000208

ISBN-978-986-254-398-6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二編 第五冊

ISBN：978-986-254-398-6

宋代私家藏書史

作 者 潘美月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1 年 3 月

定 價 十二編 2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31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宋代私家藏書史

潘美月 著

作者簡介

潘美月，臺北市人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。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、圖書資訊學系教授、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。研究領域為目錄學、版本學、印刷史、圖書館史、藏書史等。曾赴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加拿大及歐洲諸國，除受邀講學外，亦遍訪各國圖書館，飽覽館中珍藏之古籍文獻。主要編著有《中國目錄學》、《圖書》、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（增訂本）、《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》、《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》及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》等多部專書，以及發表於期刊及研討會之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提 要

典籍之藏，其關係學術文化者甚鉅。欲察一時代學術文化之盛衰，輒可於其典籍收藏之豐盛與否窺見消息。惟歷代史冊所載，率屬皇室收藏，而於私家多付闕如。私家藏書之風，至宋代而盛。宋初承五代搶攘之後，公家藏書零落，反有賴於私人之藏，加以雕版印刷流行，得書較易，藏書之家，指不勝屈，實開後世學者聚書之風。中國學術文化源遠流長，宋代私家藏書之風，有承先啟後之功，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，不可不知有宋一代藏書之概況。私家藏書，雖史冊闕如，然宋人文章雜說中記述者，則不勝枚舉。本文博採史傳、郡志，遍搜歷代文集、筆記、雜說，兼及於公私簿錄，凡有可徵者，皆網羅考訂，彙為此編，庶成一代私家藏書之實錄。

本書收錄之藏書家凡一百二十六人，其來源有三：第一、凡前人著述已記載者，不論其藏書多寡，但求其資料可考，皆予收錄。第二、凡藏書在萬卷以上，或數十年聚書，孜孜讎校者，雖前人著述不載，本文亦收錄之。第三、凡有藏書目錄流傳於當世者，雖不詳其收藏情形，亦加收錄。依時代先後，區分為五代入宋時期、北宋承平時、南北宋之際、南宋中興時期、南宋末期，各敘述其生卒年代、里貫仕履、收藏情形。並於首章緒論，分別論述宋代藏書家對於圖書之採訪、讎校、分類編目、保管、維護及利用等，期能藉此明瞭宋代私家藏書之梗概及特色。



目

次

第一章 緒 論	1
一、圖書之採訪與讎校	5
二、圖書之分類編目	7
三、圖書之典藏	11
四、圖書之利用	13
五、圖書之存佚	14
六、藏書家之地區分佈	16
第二章 五代入宋時期藏書家	19
一、孫光憲	19
二、眉山孫氏（孫降衷、孫抃、孫闢）	20
三、丁顗	21
四、江正	22
五、高頔（905～986）	23
六、戚同文	23
七、胡仲堯	25
八、楊徽之（921～1000）	25
九、王溥（923～982）子貽孫	26
一〇、李昉（925～996）	27
一一、朱昂（925～1007）	28
一二、郭延澤	29
一三、劉式（948～997）	29
一四、錢惟演（977～1034）	31
第三章 北宋承平時時期藏書家	33
一、宋白（933～1009）	33
二、畢士安（938～1005）	34
三、趙安仁（958～1018）	35
四、姚鉉（968～1020）	36
五、杜鼎昇	37
六、陳亞	37
七、黃晞	37
八、周啓明	38
九、程賁	38
一〇、陳巽	39
一一、宋綬（991～1040）	39
一二、晏殊（991～1055）子幾道	41

一三、李淑	43
一四、劉沆（995～1060）	45
一五、王洙（997～1057）	46
一六、富弼（1004～1083）	47
一七、歐陽修（1007～1072）	48
一八、沈立	49
一九、吳秘	50
二〇、司馬光（1019～1086）	50
二一、宋敏求（1019～1079）	52
二二、曾鞏（1019～1083）	54
二三、蘇頌（1020～1101）	54
二四、月河莫氏（莫君陳 莫汲）	56
二五、趙彥若	57
二六、關景仁 子注	57
二七、王欽臣	58
二八、田偉 子田鎬 田鈞	59
二九、吳良嗣	60
三〇、蔡致君（大梁蔡氏）	60
三一、亳州祁氏	61
三二、濡須秦氏	61
三三、李常（1027～1090）	62
三四、呂大防（1027～1097）	63
三五、李定（1028～1087）	64
三六、劉摯（1030～1097）	64
三七、昌王宗晟	65
三八、榮王宗綽	65
三九、劉恕（1032～1078）、劉義仲	66
四〇、陳貽範	68
四一、錢勰（1034～1097）	68
四二、錢勰	68
四三、曾旼	69
四四、李傑	69
四五、沈思	70
四六、文瑩	70
四七、陳景元	71

四八、賀鑄（1052～1125）	71
第四章 南北宋之際藏書家	75
一、晁說之（1059～1129）	75
二、吳與	76
三、張壘	76
四、鮑慎由	77
五、石公弼	77
六、宇文季蒙	78
七、王莘	78
八、魏衍（1060～1127～1129）	79
九、趙令時（1061～1134）	79
一〇、范旼	80
一一、郭永（1076～1128）	80
一二、葉夢得（1077～1148）	81
一三、李光（1078～1159）	82
一四、黃伯思（1079～1118）	83
一五、宇文虛中（1079～1146）	84
一六、高士談	85
一七、趙明誠（1081～1129）	85
一八、董道	86
一九、東平朱氏	87
二〇、張邦基	88
二一、林霆	88
二二、方漸	88
二三、諸葛行仁	89
二四、陸宰（1088～1148）	89
第五章 南宋中興時期藏書家	91
一、聞人滋	91
二、畢良史	92
三、井度	92
四、晁公武	94
五、石邦哲	97
六、莆田李氏	98
七、李衡（1100～1178）	99
八、鄭樵（1104～1162）	99

九、劉儀鳳（1110～1175）	101
一〇、王銍 子廉清	102
一一、尤袤（1124～1193）	103
一二、陸游（1125～1209） 子子遹	105
一三、周輝（1126～1198 以後）	109
一四、王明清	110
一五、沈瀛	110
一六、張昞	111
一七、蔡瑞	111
一八、潘景憲（1134～1190）	111
一九、彭惟孝（1135～1207）	112
二〇、李孟傳（1136～1219）	112
二一、樓鑰（1137～1213）	113
二二、倪思（1147～1220）	114
二三、朱欽則	115
二四、史守之	115
第六章 南宋末期藏書家	119
一、衛湜	119
二、吳如愚（1167～1244）	120
三、李心傳（1167～1244）	120
四、岳珂（1183～1234）	121
五、徐鹿卿（1189～1250）	121
六、陳起	122
七、鄭寅	124
八、陳振孫	125
九、許棐	127
一〇、陳思	127
一一、趙與懃	128
一二、陳宗禮	128
一三、王柏（1197～1274）	129
一四、賈似道（1213～1275）、廖瑩中	130
一五、俞琰	131
一六、周密（1232～1298）	132
引用參考書目	135
附錄：南宋重刊九行本七史考	145

第一章 緒 論

典籍之藏，其關係學術文化者甚鉅。欲察一時代學術文化之盛衰，輒可於其典籍收藏之豐盛與否窺見消息。故中國歷史上每屆易代之際，或逢盛世明主，往往廣肆蒐訪，增益所藏，宏獎風流，學術以昌。揆諸正史藝文經籍志，斑斑可考矣。惟史冊所載，率屬皇室收藏，而於私家多付闕如。皇室收藏深局禁宮，不啻帝王之私有財產，除近侍及大臣尙可得一窺外，不能公之大眾，故其影響尙未甚大。然一般士大夫憑藉稍厚，每於昇平之際，肆意蓄書，往往積至數十萬卷，奇文秘籍，不乏內府所無者。且私家藏書多精讎慎勘，著意丹黃，秘冊借鈔，奇書互賞，甚者建書院，買田市書，以待來者，利便好學之士，其於學術之發展、社會之貢獻甚溥。

私人藏書之興，其來甚古。《莊子·天下篇》稱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」然當時以竹簡爲冊，卷帙繁重，收藏難豐。秦漢之時，縑帛代興，收藏較易。東漢以後，紙墨之用漸廣，書之流傳較速，而藏書之風漸盛。故西晉之時，范蔚家世好學，有書七千餘卷，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，蔚爲辦衣食。同時，張華亦喜藏書，身死之日，家無餘財，惟有文史，溢於几篋。嘗徙居，載書三十乘。秘書監摯虞，撰定官書，皆資華之本，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，世所希有者，悉在華所。六朝之時，此風彌張，任昉家雖貧，聚書至萬餘卷，率多異本。昉卒後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，勘其書目，官所無者，就昉家取之。至唐，杜兼聚書至萬卷，韋述蓄書二萬卷，皆手自校定，黃墨精謹，雖御府不逮也。鄴侯插架三萬卷，吳兢西齋藏書一萬三千四百餘卷，蘇弁聚書至二萬卷，皆手自刊校，此則宋以前私家藏書之概況。〔註1〕

〔註1〕 據《晉書》卷九十一〈范平傳〉、《晉書》卷三十六〈張華傳〉、《梁書》卷十四〈任昉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七十二〈杜兼傳〉、《舊唐書》卷一百零二、《新

私家藏書之風，至宋代而大盛。宋初承五代搶攘之後，公家藏書零落，反有賴於私人之藏。加以雕版流行，得書較易，藏書之家，指不勝屈，士大夫以藏書相夸尚，實開後世學者聚書之風。中國學術文化源遠而流長，宋代私家藏書之風，既有承先啓後之功，故研究中國典籍及圖書館史，不可不知有宋一代之藏書概況也。私家藏書，雖史冊闕如，然宋人文章雜說中記述者，不勝枚舉，今酌列其犖犖大者以說明之。晁說之〈劉氏藏書記〉云：「本朝如王文康初于周相世宗，多有唐室舊書，今其子孫不知何在，寧論其書之存亡。而所有著書目一編，使好事者，對之興歎也。李文正所藏既富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。不特見主人，而下馬直入讀書，供牢餼以給其日力，與眾共利之，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。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，而書不知何在也。……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，而兼有畢丞相、楊文莊二家之書，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。元符中，一夕災爲灰燼矣。予家則五世于茲也，雖不敢與宋氏爭多，而校讎是正，則未肯自讓。乃去年冬，火亦告譴，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，今自涕泣也。嗚呼！其不艱哉。壯輿家于廬山之陽，寬闊之野，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。上方興禮樂議封禪，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，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。」〔註2〕則晁氏所舉宋代藏書之家有王溥、李昉、畢士安、楊徽之、宋綬、晁說之、劉義仲七人。葉氏《過庭錄》云：「公卿名藏書家，如宋宣獻、李邯鄲，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、饒州吳氏、荊州田氏等，吾皆見其目，多止四萬許卷。……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。」〔註3〕則葉氏所舉宋代藏書之家有宋綬、李淑、田偉、吳良嗣、亳州祁氏（未詳其名）、葉夢得六人。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五云：「藏書之富如宋宣獻、畢文簡、王原叔、錢穆父、王仲至家及荊南田氏、歷陽沈氏，各有書目。譙郡祁氏多書，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，後皆散亡。……吳中曾旼彥和、賀鑄方回二家書，其子獻之朝廷，各命以官。皆經彥和、方回手自讎校，非如田、沈家貪多務得，舛謬訛錯也。」則張氏所舉宋代藏書之家有宋綬、畢士安、王洙、錢勰、王欽臣、田偉、沈立、譙郡祁氏（即亳州祁氏）、曾旼、賀鑄十人。高似孫《史略》卷五所舉宋代藏書之家除與晁說之同外，另有李淑、榮王宗綽。洪邁《容

唐書》一百三十二〈韋述傳〉、《舊唐書》卷一百零二〈吳兢傳〉、《舊唐書》卷一百八十九〈蘇弁傳〉、宋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十二「書籍之厄」條。

〔註2〕見《嵩山景迂生集》卷十六。

〔註3〕按葉夢得所撰《過庭錄》，今已失傳。今據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卷一所引。

齋續筆》卷十五〈書籍之厄〉條，列舉宋代藏書之家則全據晁氏〈劉氏藏書記〉。王明清《揮塵錄》卷一云：「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、歷陽沈氏、廬山李氏、九江陳氏、番易吳氏，俱有藏書之名。」則王氏所舉宋代藏書之家有戚同文、沈立、李常、陳巽、吳良嗣五人。以上各家所列舉之藏書家僅限於北宋。魏了翁〈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〉云：「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榜書樓二字，國朝之藏書莫先焉，三百季間，再燬于火。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，爲臧僕竊去，市人裂之以藉物，其入于安陸張氏者，傳之未幾，一篋之富，僅供一炊。王文康、李文正、廬山劉壯輿、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，凡未久而失之。……尤氏子孫，克世厥家，滋莫可曉。」〔註4〕則魏氏所舉北宋藏書家，除前所列舉外，另有眉山孫氏及江正二人，且列舉南宋藏書家有井度、尤袤二人。宋末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十二云：「宋承平時，如南都戚氏、歷陽沈氏、廬山李氏、九江陳氏，番易吳氏、王文康、李文正、宋宣獻、晁以道、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，田鎬三萬卷，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，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，……。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，亦皆一二萬卷，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。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、賀氏皆號藏書之多，至十萬卷。其後齊齋倪氏、月河莫氏、竹齋沈氏、程氏、賀氏皆號藏書之富，各不下數萬餘卷，亦皆散失無遺。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，嘗仕於莆，傳錄夾漈鄭氏、方氏、林氏、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……。至如秀崑、東窗、鳳山三李、高氏、牟氏皆蜀人，號爲史家，所藏僻書尤多，今亦已無餘矣。吾家三世積累，……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。」則周氏所舉北宋藏書家有戚同文、王溥、李昉、陳巽、宋綬、李淑、沈立、曾鞏、王欽臣、田偉、吳良嗣、李常（按廬山李氏、李氏山房均指李常）、賀鑄、葉夢得凡十六人。南宋藏書家有林靈、方漸、晁公武、倪思、沈瀛、月河莫氏（當指莫汲，係莫君陳之後）、程氏（未詳其名）、賀氏（疑爲賀鑄之後）、鄭樵、吳與、陳振孫、李心傳、李奕、東窗李氏、高氏、牟氏（以上三人未詳其名）、周密凡十七人。明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其中《經籍會通》四卷，乃總論歷代典籍，論及宋代藏書家者，大抵引宋人之文，所列舉之人亦不出上述之範圍。僅有一條云：「……藏書家代有其人，……宋則有李淑、宋綬、尤袤、董道、葉夢得、晁公武等，大率人間所藏卷軸，不過三萬卷……。宋又有濡須秦氏、莆田鄭氏、漳南吳氏、荊州田氏，並著

〔註4〕見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六十三。

目錄，盛於前朝。」視上述諸家所舉者多董道、濡須秦氏（未詳其名）、鄭寅等三人。祁承燦《澹生堂藏書約》所列舉之宋代藏書家則有丁顗、宋綬、宋敏求、劉恕、李常、方漸、陸游七人。清嘉慶中烏程范錫據鄭元慶所著《湖錄經籍考》輯出吳興之藏書家編為一帙成《吳興藏書錄》一卷，是中國專門記述藏書家事實之第一部書。惟本書僅記載浙江吳興一地歷代藏書家之事實，所收宋人亦僅葉夢得、陳振孫、趙與勳、周密四人而已。繼之則有光緒中丁申所著《武林藏書錄》三卷，其卷中至卷下，列載杭州歷代私家藏書故實，卷中所收宋人則有錢惟演、錢勰、錢覿、釋文瑩、關景仁、吳如愚、陳起、陳思八人；卷末載僑寓杭州之藏書家，宋代則有周輝、周密二人。以上二書，雖為有關藏書家之專著，然以地區為主。至統載全國者，則以葉昌熾之《藏書紀事詩》為嚆矢。葉氏以七言絕句吟詠歷代藏書之家，每詩附事實，其卷一所載大抵為宋代藏書家，間附宋以前及以後之藏書家，收錄之人溢於前代者甚多。惟葉氏以吟詩為主，所附資料難免有與藏書無關者，即與藏書有關者亦不免引錄有誤，且宋代有名之藏書家，如楊徽之、王溥、李昉、宋白、錢惟演、陳亞、劉沆、歐陽修、曾鞏、李定、劉摯、陳貽範、李傑、石公弼、范貺、郭永、諸葛行仁、陸宰、沈瀛、李孟傳、倪思、吳如愚、王柏等等均未收入。且其排比，往往不盡依時代之先後，凡此種種皆未盡善也。民國以來，有關藏書家之作，有袁同禮之《宋代私家藏書概略》，僅列舉宋代藏書家之犖犖大者，且對於各藏書家之生平仕履、收藏情形，未曾詳考，僅為通論之文而已。吳春晗之《江蘇藏書家小史》、項士安之《浙江藏書家考略》，二書均以地區為主，所收宋代藏書家僅限於江蘇、浙江二地。近人楊立誠、金步瀛所編《中國藏書家考略》，收錄歷代藏書家雖較多，然不依時代編次，但以姓氏筆畫為主，且其內容，大抵抄襲《藏書紀事詩》，凡葉氏錯誤之處，皆沿襲之，失於考訂也。二十一世紀以來，藏書史之研究，已蔚為風氣，其成果亦已超越前代。如 2001 年傅璇宗、謝灼華主編之《中國藏書通史》，其第五編第三章〈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藏書〉，論述頗為詳盡，惟仍屬通論性質。2001 年葉瑞寶等主編之《蘇州藏書史》，所收宋代藏書家僅限於蘇州；2006 年顧志興所撰《浙江藏書史》，所收宋代藏書家僅限於浙江；2007 年王長英、黃兆鄲所撰《福建藏書家傳略》，所收宋代藏書家僅限於福建。三書雖以地區為主，然所撰藏書家之傳略，遠較前代周詳，頗具參考價值。宋代藏書之風既有承先啓後之功，且藏書家之於學術文化關係甚鉅，而至今未有詳盡之專

著傳世，甚可憾已。於是博採史傳、郡志，遍搜歷代文集、筆記、雜說，兼及於公私簿錄，並參閱近人所撰之相關論著，凡有可徵者，皆網羅考訂，無微不錄，彙爲此編，庶成一代私家藏書之實錄。惟載籍難窮，見聞有限，補其闕略而潤色之，則以俟君子。

本文收錄之藏書家，凡一百二十六人，其來源有三：第一、凡前人著述已記載者，不論其藏書多寡，但求其資料可考，皆予收錄。第二、凡藏書在萬卷以上，或數十年聚書，孜孜讎校者，雖前人著述不載，本文亦收錄之。第三、凡有藏書目錄流傳於當世者，雖不詳其收藏情形，亦加收錄。依其時代先後，區分爲五代入宋時期，北宋承平時，南北宋之際，南宋中興時期，南宋末期，各敘述其生卒年代、籍貫仕履、收藏情形。凡有不備者，則闕之。

中國古無圖書館之名，而宋代私家藏書非僅局藏但供自讀，不乏以之公開，利溥大眾者，實與近代私人圖書館闇合。其對於圖書之採訪、讎校、分類編目、典藏、閱覽之方法，雖因文獻缺徵，吾人現今所知不多，然亦頗有足敘者，茲分別綜論之，期能藉此明瞭宋代私家藏書之梗概及特色。

一、圖書之採訪與讎校

考宋人藏書，其來源不外三端。一曰手自抄寫。如孫光憲博通經史，性嗜經籍，聚書凡數千卷，或自抄寫。高頔手抄書千卷，字細如豆，無漏無誤，老而益精。江正爲越州刺史，越有錢氏時書，正借本謄寫。郭延澤居濠州城南，傳寫書籍至萬卷。畢士安年老目眊，讀書不輟，或親自繕寫。周啓明藏書數千卷，多手自傳寫，而能口誦之，蓋手繕亦即精讀一過也。程賁喜藏書，自經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凡奇訣要錄，畢珍收之，亦多手寫焉，嘗謂人曰：「余五十年簡冊鉛槧，未嘗離手。」蘇頌傳寫秘閣書籍，每日二千言，又皆親校手題。王欽臣每得一書，必以廢紙草傳之，又求別本參校，至無差誤，乃繕寫之，世稱善本。劉摯得善本或手抄錄，孜孜無倦。劉恕嘗至宋敏求家借覽，晝夜口誦手抄，留旬日，盡其書，目爲之翳。葉夢得舊藏書三萬餘卷，多己手自抄者。魏衍五十餘歲時，見異書猶手自抄寫，故其家藏書亦數千卷。王銍南渡後，所至窮力抄錄，亦有書幾萬卷。尤袤于書靡不觀，觀書靡不記，每公退則閉門謝客，日計手抄若干古書，其子弟諸女亦抄書，嘗曰：「吾所抄書，今若干卷，將彙而目之，饑讀之以當肉，寒讀之以當裘，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，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。」張昞旁哀博訪，惟恐奧篇異牘之不

我有，手鈔日校，黃墨謹嚴。許棐儲書數千卷，丹黃不休，人有奇編，見無不錄，故環室皆書也。陳振孫嘗仕於莆，傳錄夾漈鄭氏、林氏、吳氏舊書，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。宋人手抄之勤，有如是者，蓋雖版刻流行，典籍非盡雕梓，非傳錄無以增益所藏，此所手抄者，多屬珍本秘籍也。

二曰採購。宋代雕版已盛行，得書較易，故宋代購書之風亦盛。如孫降衷嘗市監書萬卷以還，其孫闢乃入都，傳東壁西離之副與官本，市書捆載而歸，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。朱昂前後所得俸賜，以三分之一購奇書。趙安仁尤嗜讀書，所得祿賜，多以購書，雖至顯寵，簡儉若平素，時閱典籍，手自讎校。沈立知杭州，所得圭租，多以市書。蔡致君不樂仕宦，獨喜收古今之書，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，盡求善工良紙，手校而積藏之。李傑以己俸置書萬卷以遺郡庠。吳與悉以俸餘市書，所藏至三萬餘卷。郭永博通古今，得錢即買書，家藏書萬卷。劉儀鳳俸入，半以儲書，凡萬卷。許棐肆有新刊，知無不市。購之於書肆，乃宋人藏書之另一來源，此等書皆屬經史與四部重要典籍，蓋宋代翻刻者較多也。

三曰餽贈。宋人藏書除抄寫及購買而外，他人贈送亦收藏來源之一。如宋綬兼得畢士安、楊徽之二家之書，故藏書過秘府。晁公武守榮州時，曾得四川轉運使南陽井度之贈書，凡五十篋。亦有互贈者，如王欽臣與宋敏求相約傳書，互置目錄一冊，遇所闕則寫寄。又有得之朝廷所賜者，如宋綬與父皐同在館閣，每賜書必得二本，其藏書之盛，有以也。宋神宗嘗賜司馬光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等等皆是。

諺云：「書三寫，魯爲魚，帝爲虎。」〔註5〕蓋書無論經過刻或抄，帝虎亥豕，舛誤訛謬，均所難免，非經校勘無以稱爲善本。宋綬嘗謂「校書如掃塵，一面掃，一面生。故常有一書雖經三四校，猶有脫謬。」宋人藏書，精於讎校，如孫光憲孜孜讎校，老而不廢。畢士安精讎校，頗多善本。宋綬藏書皆手自校刊，故校讎精審勝諸家。劉摯家藏書多手自讎，孜孜無倦。陳景元親手校書五千卷，道書皆親手自校寫，且與四方學者相互讎校，故所藏號爲完書。賀鑄家藏書萬卷，手自校讎，無一字脫誤。晁說之自謂其家五世藏書，雖不敢與宋氏爭多，而校讎是正，則未肯自讓。張舉閉戶讀書四十年，手校數萬卷，無一字舛。王莘留心典籍，經營收拾，所藏書逮數萬卷，皆手自校讎。林靈聚書數千卷皆手自校讎，謂子孫曰：「吾爲汝曹獲良產矣。」方

〔註5〕見晉葛洪《抱朴子內篇》卷十九〈遐覽篇〉。

漸所至以書自隨，積之至數千卷，皆手自竄定。晁公武藏書宏富，博覽不倦，及守榮州，於簿書之暇，躬自校讎。劉儀鳳藏書必三本，出局則杜門校讎，不與客接。潘景憲考訂蒐輯，鉛黃朱墨未嘗去手。李孟傳每得異書，手自校勘，竟其徧而止。繕寫之勤與讎校之精，實為宋人藏書之二大特色。

二、圖書之分類編目

藏書繁富，倘未整理，則雜亂無緒，尋檢維艱。雖有其書，以無法查檢，有亦若無。故非分類編目，則無以盡書之用。宋代藏書家，據載籍所考，編有書目者頗夥。惟世代邈遠，失傳者多，無法究其全貌。今僅就存世之目及目雖失而尚可攷其分類編目者觀之，宋代藏書家在目錄學上之貢獻實非細微，茲酌申論之。

南宋初年莆田藏書家鄭樵撰有《校讎略》一卷，是為中國最早之一部目錄學專著。其書對於圖書之採訪與編目、分類，均有其卓識。他所提出之求書八法：「即類以求，旁類以求，因地以求，因家以求，求之公，求之私，因人以求，因代以求」，〔註6〕一直為後代公私藏書者採訪圖書所沿用。在編目方面，他強調應「以人類書，不應以書類人。」批評《新唐志》將令狐楚之《漆園集》一百三十卷、《梁苑文類》三卷、《表奏集》十卷，統編入集部別集類之不當。蓋《梁苑文類》乃總集之書，《表奏集》乃奏議之書，不當依《令狐楚集》而統入別集類。〔註7〕其他如論編目時「一類之書，當集在一處，不可有所間」；〔註8〕於書目應以作者或注解者，註其姓名於書之下，不當以人實書之上。換言之，彼主張以書名標題，不應以作者標題等等，皆具特識，足供現代西洋圖書館學者之思考。

在分類方面，宋代藏書家書目之分類，大體承襲前代，有四部與非四部兩系統。其依四部分類且今尚存者，有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三家。此三家書目雖承襲《隋志》之四部，而在類目方面頗有增刪。《郡齋讀書志》編成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，晁氏自以所錄書史，集居其半，若依《七略》，則多寡不均，故將其家藏圖書分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經部凡十，史部凡十有三，子部凡十有八，集部凡四，計

〔註6〕見《校讎略》「求書之道有八論」章。

〔註7〕見《校讎略》「不類書而類人論」章。

〔註8〕見《校讎略》「編次之訛論」章。

四十五類，大抵依據《崇文總目》而略有增刪改併，首創「史評」一類，爲後世書目所沿襲。《遂初堂書目》編成於宋光宗時，尤氏雖以四部分類，然類目與歷來之四部分類大相逕庭。尤氏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經部凡九，史部凡十有八，子部凡十有二，集部凡五，計四十四類。經部增「經總」一類以收經書合刻；史部於正史、編年、雜史、雜傳、故事外，則將宋之國朝、雜史、故事、雜傳別出爲類；子部將法、名、墨、縱橫四家刪併入雜家，後二者雖爲混淆體例，破壞學術系統之部次法，而影響則及于後世；然其目於子部增「譜錄」一類，以收舊目無適當部類可附之《香譜》、《石譜》、《蟹譜》等書，可謂創例，爲清代《四庫總目》所沿用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編成於宋理宗時，陳氏將其家藏圖書區分爲五十三類，分類之詳，實爲宋元以前收藏目錄之最。所創「別史」一門，爲《宋志》、《四庫》所祖述；刪去經部之樂類，而於子部另立「音樂」一類，固係受鄭樵之影響，但自四部而言，將舊目後代音樂之書，離析經部而列之子部，則以此目爲首創也。此外又有北宋末年藏書家董道撰《廣川藏書志》二十六卷，已佚，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二〈陰陽家類·小序〉，謂班固《藝文志》有陰陽家，而其書皆不存，故隋唐以來，子部遂闕陰陽家，至董道《藏書志》，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。陳錄及後代目錄或沿用之，或省併入術數類。

中國四部目錄，自晉荀勗創立，歷南北朝，迄唐而定於一尊。四部法固然簡便，但其分類著重書之體裁，而罔顧學術，故爲自來目錄學家所詬病，思改進之。最早突破其藩籬者，厥爲北宋仁宗皇祐元年李淑所編之《邯鄲圖書志》。按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九「邯鄲圖書志十卷」條下云：「右皇朝李淑獻臣撰。淑，若谷之子也。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，經、史、子、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。其外又有藝術志、道書志、書志、畫志，通爲八目。」據此，則李淑將其家藏圖書除分四部五十七類外，更列藝術志、道書志、書志、畫志，合四部通爲八目。固然李氏之分類雖爲八目，但仍有經、史、子、集之部目，尚未完全突破四部之藩籬。真正突破四部分類之窠臼者，當推南宋初年莆田藏書家鄭樵。鄭樵撰《通志》二百卷，中有《藝文略》一篇八卷，盡載古今目錄所收書，鄭氏將中國圖書區分爲經、禮、樂、小學、史、諸子、天文、五行、藝術、醫方、類書、文等十二大類，其下再分爲一百五十五小類，小類之下，更分二百八十四目，類目共計四百三十九，至爲纖細。自古以來，中國圖書之分類，僅只部、類二級，類下再析